

永樂大典

卷八千四百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四

十九庚

兵 詩文四

諸將策疏。善略。漢趙充國上謝罪陳兵利害。漢昭帝時。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外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置秦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合與校尉以下吏士。知老事者。博議。充國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連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未二斛。四斗。參八斛。又有水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逢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院。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高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為叛逆。他種劫略。故且愚策。欲指罕开開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備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威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城侯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虜將軍。賜璽書嘉納其策。以書數請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藁未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責。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虜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媼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开。入鮮水北。句康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印。將胡越。伏飛射士步兵二校尉。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請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適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唐文粹杜牧上周相公書。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

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剽伐之法。詩周頌維清。奏舞之篇。曰維清。維熙。文王之典。遂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殷王專征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剽伐之法。道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王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鈞。援。衝。壁。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鈞。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闕。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鈞。援。其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剛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文王之功德。手絃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我狄。乘其遺。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不可知兵乎。竟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縱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兜。卷。微。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乃。謂。冀。之。北。土。馬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二

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戰騎。百不當一。是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摸。檄。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某。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為。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

又上澤潞劉司徒書 今曰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宜能讓馬。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謀賊。三千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鈍則滿。鐵而不發。約在于孫。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為六軍。取不孔易。况虜征蔡之弊。天下銷耗。燕蟠趙伏。用齊卜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昧旦而齊。族矣。疆土藉口。探出借物。重寶。仰關。華上。是以趙一搖。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為尚書。守潞。為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光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錄。職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為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

永樂大典

卷八四一四

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爲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負燕。前觸魏。側肘趙。彼三虜屠囚天子者。老劫良民使叛。銜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贍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泝水東。荼大原。排飛狐。纒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北。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知機使多。籌畫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祿位富貴休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得祿仕。入計內等子弟。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爲大仁。可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爲緩急所宜。日夜具申。宣請。今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邪。不宜如是邪。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爲將軍始者亡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近者山東士人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士詳男子配婦人。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三

桑老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紀事。暨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朝。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晉宰之。三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寬之符。秦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思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時德業。不左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爲事。非在矜伐邀引爲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宰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覩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能有之。豈可容易而弃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陣剌死。帳下死。圍悉死。伏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月。已至于盡死。白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捨某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惡滅逆。復何一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後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羅隱上招討宋將軍書。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越肆孽。而東南一臂爲之枯耗。其後吳卒以狼山叛。則東西

浙之勸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費。諸葛奕袂安文。拓
 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沿淮饑。汗滑以東。填故
 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徒白捧。以望朝。是姑息而王
 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虜。毒燭刺我梁。宋天子以噴虱痒痛。不足搔爬。因
 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為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
 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群盜已拔
 睢陽二城。大梁亦板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沸之待沃。塵之待起也。而
 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
 將軍誅剪草寇者乎。昔韓之賢良。而性高。故為人治。未嘗剔去根源。所以
 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圖
 以藥給之。疽潰而斃。商之家表於韓。韓侯屍其族。而籍其有無。且二賊蠶
 毒春。鳴類上。刷臺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為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
 婦女。輦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
 解。殺傷騷革之不已。乃將軍為之。非君長仙芝所為也。文皇帝時。衛公靖
 大帝時。鄭仁恭。薛仁貴。或戰歿。不護。或同候。輕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
 將軍勲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擁士伍。鞭撻魏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四

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為將軍憂。前者天子處
 將軍以愛子之念。後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
 不淺矣。苟將軍勦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躡韓之賢。又
 林蘊上宰相。元衡私靖論兵書。陸贄有言。天下有事。屬在將。天下無事
 屬在相。伏惟相公兼將相之重任。執殺生之大柄。蓋以竊被教化。泰在陶
 鈞之內。四海安平。某則與歌虞贊魯之人。為儔。苟有妖孽。某安不隨裂肝
 膽。為相公之腹心乎。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伏願相公少賜採擇焉。道路云
 云。以為淮西克黨。後犯疆鄙。某伏料相公制置如在諸掌矣。然則舜有天下。
 下。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欲天下之誠。畢見矣。平津侯開東閣。以延天下
 士。欲天下之美。惡畢知矣。伏惟相公抱赫赫濟時之略。佐明明聖上之親。
 某切願相公以平津之德。致聖上廣帝舜之道。使天下之事。可重而實。諸
 掌。則淮西之寇。不足以為患矣。某幼讀書。不求甚解。但見古人之有建功
 立事者。心則慕之。以是十試藝於春闈。竟不成名。今為河朔一從事耳。苟
 不自言。其誰為言於相公乎。且人生天地之間。必合達天地之性。苟達天
 地之性者。是天地之棄物也。今淮西克黨。是天地已棄之物。相公誠順天
 而誅。可不偉歟。其竊聆議者。謂淮西兵強。不與恒鄆兩軍掎角相應。此皆

腐儒豎子之言不足與相公計大事。何者。自兵興已來。僅六十年。人皆尚武。各思功業。彼或有逆。此則有順。以順討逆。往無不剋。爰自國初。垂二百年。時有悖逆。孰為存者。今天下之藩鎮六十。甲士百萬。雖有依違。未盡化者。不由三所耳。議者若以為申說。言淮蔡必殲。則陳許安得而弱乎。況以人敵人。彼亦人也。以兵刃敵兵刃。彼亦兵刃也。或示其弱。則過不在士卒。伏計此事。已經相公心矣。某請徵四年冬出師討恒陽之事情。初。王承宗阻兵。盧從史潛應。天兵欲進。賊必知之。況內丘與臨城。祇二十里。北為賊境。南是天兵。兩處傍山。俱置死地。堯山與高邑。共據一川。若盧從史必議引兵直進。則趙州高邑。立可屠之。此既不備。彼又得計。豈得賊勢。而天兵劫耶。德宗朝。韓全義統師。自取退。惡。蓋緣淄青諸道。恣會用兵。所謂闇齋盜糧。不得不敗。且兵以售死為效。國以厚錫為誠。某竊知此者。行營師徒苦役。錫餼納於將帥。饑寒加於士卒。欲其破虜。其可得乎。又朝廷獎用。多藉舊人。蓋取官崇。或言望重。殊不料彼已崇重。更復何求。以此取人。往往皆失。某輒賀相公。昨者制置已得其人。則陳許李光顏。安州李聽。唐州田秀誠。功忠的立。某亦素諳。伏願相公任之不疑。各委兵柄。但絕常郡兩處。莫許知聞。其餘連城。惟在感激。人一其性。豈不易圖。如此。則相公之

功。不復郭尚父李令公之功也。豈佐商輔周之德。獨專美於前歟。議者若以為恒冀強梁。相公則有魏博澤潞制之矣。淄青暴慢。相公則有梁宋徐泗制之矣。以天下無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數之兇賊。孰謂不可。然則某又切願相公。用其勇敢之士。分巡諸道。將帥有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按之。士卒有被饑寒者。以其赤子保之。如此。則忠勇奮起。姦謀自殄。倒戈脫劍。不日可期。某又歷險難。多見成敗。比被劉闢欲殺。無人薦論。本使程僕射入朝之時。再三邀請。某以謂已出萬死。固求一伸。窮困蹉跎。竟無知者。程僕射禮意逾厚。某又愛彼功名。至元和十六年。方受奏請。既奉恩詔。兼授憲官。心期佐戎。必擬立事。自到河北。首末四年。群情所難。某意獨易。蓋以朝廷典法。率而行之。道路皆知。無不驚駭。况留家口。並不將去。今年八月內。蒙程僕射薦歸闕。度幾餘半年。未蒙公論。伏以西南東北。兩處從軍。自執庸愚。不失誠節。今當相公舉直之日。是某幸得盡言之秋。仰望陶鈞。置諸倫品。某遠之道。此為事先。不宣。某再拜。宋歐陽公集通進司上書。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即守太子中允。館閣校勘。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

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地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嚴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也。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賊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借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表。或擊吾腹。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餉不勝。而盜賊群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急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

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思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嬖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先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關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算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算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儲。資以事胡。卒因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者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強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况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遣之將。尚未聞得賊囊橐。挫其先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十五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其能運致。培堯細碎。既以無益。

永樂大典

卷八四一四

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之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須水旱。外為賊謀之所。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志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劫。故為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存。昔人可行。今人胡一作何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門之險。其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關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汴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

永樂大典卷八四一四

七

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資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成甚。農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紆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為。尚當為之。况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宜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鄧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為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鄧。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頌之南陽。自南陽為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為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居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

以供西用而道路艱家誤作郵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
 苦秋霖邇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連輸京師轉
 肩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
 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榷出賜
 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
 利臣聞昔之盡財利者易為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
 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權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
 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
 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康之
 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遊
 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
 遺利此可為也况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之
 趙過為畝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
 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遊兵而
 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為易也猶勉為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糧敵四
 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棄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
 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為
 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
 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
 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又廢之地其利數倍於勞蘇詠
 作管子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
 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一有於字
 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
 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
 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
 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為游手家本誤作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
 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
 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
 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
 真宗皇帝時亦用朕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也田今湖南之牛歲買于北
 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一有又宜重為法以用所謂私牛之

者者使不容於民而變為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四十四字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運之田。使不得群遊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田一項。使四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且聞秦廢王法。啓兼井。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為國者與利日繁。兼井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與利廣也。夫與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

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群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介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銖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壤。何哉。夫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一有之。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求。利薄則止。不可以說。今君也。故每有司變法。其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未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下來。而為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為賈而運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為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使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

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墮者若益益
則百法愈多而刑繁凡二百三十八字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
之不為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
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
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
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
策也願陛下不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脩昧死
再拜蘇老泉集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
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議施之
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義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
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
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故之海決之為溝
壑壅之為沼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為洪波潏為大湖萬
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
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
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十

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
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
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
之志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螻蝓終日而
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於草莽之
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關五六年天下服
兵項藉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將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
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
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
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手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
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履險阻以新創四
方之運蓋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
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無以啓其
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
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旦有急是非人得千金
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

永樂大典

卷八四一四

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餽餉之費。梓爨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鉤糧春築。列于兩河之壩。縣官日廢千萬。傳呼勞問之不絕者數十里。猶且悄悄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諉。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諉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視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高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棘門。三軍股栗。夫以臨

永樂大典卷八四一四

十一

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尊嚴。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屬。天下不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卸三軍之多言。夫天子誰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屬威武以振其墜。使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曠。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不宣。洵再拜。蘇東坡大全集卷李琮書 軾啓。奉別。忽然半早。思仰無窮。近聞公有闔門之感。即欲作書奉慰。既罕遇的便。又以高書未必能開釋左右。往往更益悽悽。用是稍緩。今辱手教。慙負不已。竊計高懷遠度。必已超然。此等情景。隨手掃滅。猶恐不脫。若更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望深以明。照之。軾凡百。昨愚惡。暗少慮。輒復隨緣自娛。自夏至後。杜門不出。惡熱不可過。所居又向西。多勸遷居。遷居亦非月餘。不能定。而熱向衰矣。亦復不果。如聞公以職事。當須一赴闕。不知果然否。承問及王天常奉職。所言邊事。天常父齊堽

結髮與西南夷戰。夷人信畏之。天常幼隨其父入夷中。近歲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招撫近界諸夷。夷人以其齊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嘗與軾言瀘州事。所以致甫望乞弟作過如此者。皆有條理可聽。然皆已往之事。雖知之無補。又似言人長短。故不復錄。獨論今日事勢。揣量夷人情偽。似有本末。天常正月中。與軾言播州首領楊貴遠者。俗謂之楊通判。最近烏蠻而果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弟之死黨。出猾有謀略。若官中見委。說楊貴遠令殺宋大郎。必可得之。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遠已殺宋大郎。納其首級。與銀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殆不妄也。天常云。吳州六縣水路十二村。諸夷世與乞弟為仇讎。者熊廢訪。誘殺十二村首領。及近歲韓存寬討殺羅狗姓。諸夷皆有唇齒之憂。貌畏而心貳。去年乞弟領兵至羅介牟也。殺害兵官王宣等十二人。其地去寧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夷族帳不少。自來自去。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之。其勢必不能如此也。今欲討乞弟。必先有懷結近界諸夷。得其心腹而後可。今韓存寬等諸軍。既不與乞弟戰。但翱翔於近界百餘里間。多殺不作。過屬戶老弱。而厚以金帛遺乞弟。且遣四人為質。然後得乞弟遣人送一封信降書。便與約誓。即日班師。與運司諸君皆上表稱賀。上深照其實。已降手詔。械存寶獄中。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十二

遠人無不歡快。以謂雖漢光武。唐太宗。料敵察情於萬里之外。不能過也。今雖已械存寶。而後來者亦未見有精巧必勝之術。但言乞弟不過有兵三千。而官軍無慮三萬。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以洞犀象。而不可以得鼠耳。今運糧止於江安縣。自江安至乞弟住坐處。猶須二十三程。吏士以糗餉行其勢不能過一月。乞弟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則免矣。而山谷猶險。林木沮洳。賊於溪谷間。依叢木自蔽。以藥箭射人。血濡縷立死。戰十數萬人。知深入未為萬全。而將吏不敢復稽留此間。事不可不深慮。天常言國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植之費。穀米之用。為錢若干。布算已定。無所贏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糧。既斷而復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慮周。其規摹素定。其取材積糧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運。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愆于素。費半他人。而功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二轉運使。及瀘州知府。詳法外行事。與二年限。令經畫處置。他人更不得與。多出錢物茶餼。於公邊博買夷人糧米。其費必減倉卒夫運之半。使辯士紹說十州五圍。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羅氏鬼主播州楊貴遠之類。作五六頭項。更番出兵。

以蹂踐乞弟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又嘉戎瀘渝四州皆有土豪。為把截將。自來顧一私兵入界。用銀七兩。每得一蕃人頭。用銀三十兩。買之。如不及二十級。即每級官與絹三十疋。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雲合。敗則鳥驚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何也。今若召募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更出迭入。則蠻夷之所長。我反用之。但能積日累月。戕殺其丁壯。旦使終年釋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帳必殺乞弟以降。如其未也。則乞朝廷差三五千人。將下選兵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縣進兵。先積糧於寧遠。以十州五圍等諸夷為先鋒。以施黔戎瀘四州藥箭等手繼之。中路自納溪寨進兵。先積糧於本寨。亦以諸夷為先鋒。以將下兵馬繼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以用官軍。東路自合江縣進兵。先積糧於安溪寨。亦以諸夷為先鋒。以嘉戎瀘渝四州召募人繼之。可以一舉而蕩滅也。天常此策。雖若不快。以兼爾小醜。二年而後定。然王者之兵。必出於萬全。不可以僥倖。淮南王安有言。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切為大漢羞之。今乞弟譬猶蚤虱也。克之未足以威四夷。萬一不克。豈不為卿大夫之辱也哉。趙充國征先零。鄧訓征羌。及月支胡。皆以

計唐之數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奉詔。以謂非殺二萬人不可。取方唐之盛。二萬人豈足道哉。而賢將謀國。終不肯出此者。圖萬全也。後漢永和。中交趾反。議者欲發荆楊兗豫四萬人討之。獨李固以謂四州之人。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溫瘴。死者必多。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聞。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明効也。今可募蠻夷。使自相率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之賞。固舉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由此嶺外悉平。今觀其說。乃與天常之言若合符節。但天常不學。言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鳥蠻藥箭中者立死。無脫理。然不能及遠。非三十步內不發。發無不中。今與鳥蠻戰。當於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上。強弓勁弩射之。若稍近。則短兵徑進。於五七步內相格。則其長技皆廢。今乞弟亦未是正鳥蠻也。諸如此巧便非一。不能盡錄。畧舉一二。以見天常之練習。疑可驅使耳。又有一圖子。雖不甚詳密。然大畧具是矣。按圖以考其說。差若易了。故以奉呈。看訖。可却付去人見還也。此非公職事。然孜孜尋訪如此。見忠臣體國。知無不為之義也。載其可以罪廢不當言而止乎。雖然。亦不

可使不知我者見。以爲詬病也。知荆公見稱經義文。是未離妄語也。使家
印可何哉。圓覺經紙示及。得暇爲寫下卷。今公擇寫上卷。秦太虛揚勝
士固知公善之。無乃亦可。荆公一見之歟。予駿初見報奪一官耳。不知
其罷郡能不鬱鬱否。有一書不知其今安在。敢煩左右達之。江水比去年
甚大。郡中不爲患。見說沙湖鎮頗浸居民。亦江淮間常事耳。臨臯港既開
往來。蒙利無窮。而居民貿易之人。亦不贊自不免。少有淤填。議者謂歲發
少春末淘之。甚易。承門輒及之。未緣展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啓。起居
熱甚。幸恕不謹。不宣。張橫渠集與范巽之書。示問保甲。比俟和封來。詳
聞近議近制。徐爲答。然近見歧却取三丁爲義勇。入府教集。或慮已有更
革。故益難妄計。大率附近古制。小大必利。苟不得親民良吏。雖三代法存
未先受弊。况半古之法。又烏能。借如正觀府兵。求之史縱若便。時竊計民
間之害亦未免。蓋不議制。而遽圖師。復求以便衆。萬萬無此。又與呂
和叔書。保議說固甚便。民近古。執政未必取用。此欲以方田爲名。塞戶
爲責。保甲爲法。庶今世見行。有不變今之順。有漸用古之婉。即未知上意
求新果否。廟堂待學者如何。今得進甫選之與議其間。顧非獻計之時。和
向論方田大體。自附城三十里爲差。小不減二三千步。則附郭居民在其

永樂大典卷千四百十四

十四

間不疑矣。所諭城市良民。大家帥之固善。但可惜安棄無功得之。及不幸
孱弱不才者。置諸其上。則百十之衆。是謂棄之。他年當差刺諸路。義勇只
以家資相制。幸無事。取其不撓可也。不幸驅之戰陣。萬萬失措。非當。名分
既定。則易之顛錯。人情益紛。今日見謀當爲。時議者力辯其弊。無踵故事
乃良畫耳。事初不得已。權以領之。徐校藝觀。能以勇爵取之。然後補正。則
爲勸也大矣。吾變法。不欲矯時君耳目。不循王制。未免狂謀無法。又啓此
端。恐於時事非宜。可一用周禮。文一無文字。飭令制而用。不識謂之如何。
但此二端之弊。不得使謀者前聞耳。蘇福雙溪集上趙樞密都督書。愚
竊聞朝廷大臣。係時理亂。惟文武兼資。則可以有爲。今日國步艱難。學如
解體解者。不可嬰以芒屨。斧斤觸而已矣。文傾壞者。不暇顧夫藻稅。揀果
壯而已矣。蓋惟文可以附衆。惟武可以威敵。入相則百度正。出師則四夷
服。古之人解光整。而冠貂蟬。自廊廟而履行陣。投壺而講策。畫綬帶而觀
經傳。乘勝決機。氣勢盈溢。丹青所畫。竹帛所紀。皆文武之大才也。時危而
用不武之人。有禪僧放鷹之喻。治遠者必自近始。欲治夷狄。先輯中國。外
內皆重任也。憚人在朝。知無不爲。豈憚勤劇。措紳欣屬。猛悍屈伏。威願其
當軸處中。然使其生論。王伯燕安。鳩毒桑梓之邪。陷於塗炭。豈得不繫于

永樂大典

卷八四一四

僚乎。夫以隱情惜已為持重。厥事苟安為待時。則何責乎智勇。何有於功名。昔惟其英傑之度。專意興復。忘家徇國。所以殊絕於凡庸也。往日網維不振。士風回邪。談虛無。注象刻以為儒術。厚苞苴。棄鞬鈴而取將帥。今其道莫未遠。餘孽或存。戎鉞之寄實難其人。夷狄憑陵。中原羶穢。良以此也。見弁端委之倫。非其能超軼世俗。改途易轍。則何以步驟周宣。中興之佐乎。主上勵精。閣下激昂。吳越非勁兵。健馬之所出。關隴有脅從。思漢之人。心多士。盈庭皆未易當此重任也。以閣下精治道。見兵勢以帝王之法。則我治中司。以桓文之節制。撫循二鎮。有惻怛綏靖之實。無僥倖行險之失。溲乎經世御軍之略。信有文武之威風矣。故綸絲布出。陝蜀荆沔。先聲萬里之外。士卒鳧。漢黔首壤歌。正相慶以為得人。識者謂吳之強弱。在蜀之安危。蜀之安危。在隴之嚮背。夫騎兵出于隴右。而財賦從蜀來。蜀為隴之根本。隴為蜀之股肱。秦為天下樞機。故得隴而秦蜀大寧矣。不得隴。則秦蜀無能為矣。秦隴皆得。而梁宋在吾指掌之間。并地可絕河而收也。論攻戰者。千條萬緒。進退得失。可豫言此者也。朝廷據有江淮。設險守要。僭偽在齊梁。而秦隴兩河。皆為虜守。西南之人。不能出大散之關。督府所治。正當我之咽喉。建瓴席卷。世豈乏人也哉。前日張公嘗為此舉矣。侍卓然之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十五

忠義。不料敵勢之方熾。不察吾帥乘之未和。以新輯到傷之餘。未暇少加練養。而與百勝無前之虜。決死原野。此志士所為太息也。愚頃者嘗以書見張公論兵不可必用。公易而不察也。閣下之此行。比張公時。異勢殊矣。鄧禹歸而馮異擅赤眉之樓。裴度行而李愬得李祐之降。閣下之功。名高於張公十倍可也。昔韓信佐高祖。乘章邯之結怨于民。故還定三秦。勢如破竹。蜀人攻魏。以孔明之賢而不能得其志。值司馬仲達之強也。成敗可以鑑矣。料敵制勝者。雖有妻贖之聰明。終必憑於間探之精。虜暴骨以逞。既中國十餘年矣。重兵散歸國內。再調發而無辭。子女玉帛。靡足充牣。再來而吾無可有。彼所謂謀臣猛將為陝右膏肓者。已天誅之。故攻蜀則不能入。而退據襄則狼狽遁走。是我師亦稍強於曩時也。虜之兵將。既非前日之盛。此似有可乘之隙。敵似可料矣。然吾間探未精。殆見其皮毛之裏。安知其無他謀。且不能更遣重兵乎。故秦隴之事。在精其間探也。古之用兵。惟間探為急務。且如一舉而取偽。養定京雒。唾手可辨。信如成功之後。而與我為敵者。尚在此境。用兵亦未弭也。譬如搏豕去鼠。何損於牛。昔孫權嘗謂曹孟德曰。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今吾朝廷若非虜首之死。滅亦不可謂安矣。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見幾而

作攻守予奪之畫則問下主其諾也。愚聞之師曰：進取不如自守之至，乃進取而無後患，故羊祜杜預之賢，巧於平吳而拙於謀晉。自守之術，後為謝安桓溫，銳意并吞，所獲不知所畏，所以無害者，知自守也。顧闈下威德，加於雍雒，時將潰卒，必相率以歸服，王化而自守，萬全之計。常使內重，敵不能窺，國家永寧，兵革不頓，至尊安枕而無憂，所以成方召之業者，亦偉然矣。嗟夫！中原要終必克復，問下倚之，問下角之，江南諸將併力踏之，以蜀之饒，蓄謀養威，裕民勸農，下賢容衆，先收陝右五路之師，與六軍期會于韓魏之郊，將待專專，號令齊肅，戮力一心，酬特達之知，千載之一時也。今六毒數日啓行，用人之際，下走以潦倒貧困百僚之下，做匍匐於邯鄲，受柳榆於燕薊，其迂鈍可笑亦甚矣。輒不自揜其缺短之見，卜蠟妍於張下，伏惟捐怒，特赦吐首，鈞播之廣，宜無遐遺。吹噓之榮，豈拒枯朽，非所敢冒也。庶幾不錄錄而負門下云。冒昧唐突，伏俟誅譴，不宣。宋張魏公奏議進呈所與張子蓋等書檢并旗榜錄本。與張子蓋書。此得報聞分兵三道解圍海州。心頗疑之，不知地理形勢果是何如。蓋分兵則弱，如彼專攻其一，則在我未易枝梧也。今李侯既在城外，莫可相約商量，更圖長策，或益兵共擊，或量度進退，事欲必濟，宜各以協和為心。其他區區言語之間，皆不足深較。節使以名將之裔，驟取富貴，勉力功業，上以報主上，下以副先令叔伯王之望。一或差跌，則公議不容。名節掃地盡矣。所宜勉之。某見治裝帥李節使帶領大軍前去楚州，以來照應，仍乞以某此書關報李節使海州，及以帛書報城中將士，使共知也。又與李寶書。節使總兵于外，照應城中，策未為失，但不知海道今尚可通城中否。糧食可自海津致否。心甚憂之。已作書與張節使，所宜深思遠慮，率厲將士，且與張節使熟議，共成大功，勿分彼此。虜兵既衆，不知張節使之師可以必戰，解圍否。凡此等事，幸一一子細條具，速以見示。務濟國事，乃所望也。虜人殘害不道，專嗜殺人，所得城邑，盡類無道。想見城中豪傑忠義，共圖力守。某已治裝親帥建康，李節使自水道前往楚州，連水以來照應。帛書封呈，更望照應。又撫勞海州將士帛書。當使見帶大兵前往楚州，及連水一帶，應應解圍海州。仰城中將士盡力戰守。圖報國恩，將來功賞，俟一一躬親核實保明。務在優異。節使以下，皆當力請於朝，以酬勞苦。各仰知悉。孫觀德慶居士集和州與提刑胡獻可論兵書。即日秋暑尚炎，共惟台候萬福。某投界小邦，遂託餘庇。已嘗具啓占謝，計已徹聞。屬者詔書起一半，某在本州，遂將先已起人數，通計一半，轉發赴壽州圍結。今蒙使司牒問，於手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十六

詔有無遺戾。承命皇恐。某三月出都時。見揚楚淪泗之兵。相繼放還。旌旗
舟楫蔽空而下。某所親見也。獨和州未回。而復有起發半兵之命。某竊詳
詔旨所以存留一半之意。謂東南亦不可無備爾。雖本州所遣兵未還。朝
廷豈暇一一開坐。遂併計為一半。應詔實以三里之城。下臨大江。止有壯
武一指揮。又通沿江四寨土軍。盡擇伉健。可使者趨軍前。所餘瘡老懦怯
已過半矣。近報海州盜起。旁郡皆警。日來本州王慶家又有數人劫取財
物而去。區區之意。謂半兵既足以應詔命。而餘兵緩急雖不足恃。蓋庶幾
焉。不然。有司何至占吝不遣。上煩程督之嚴。伏望提刑郎中。垂意省察。本
州所起半兵。似於詔旨無害。所存餘卒。或能消厭未形之患。則非某一人
獨受公賜也。僭易死罪。王漢濱先生集。回虞宣論吳姚二大將出兵書
某今早承局。還伏辱台翰。繼述中。又拜十三日教賜。不勝感激。王提幹馬
已買得四十六疋。葛彥奇十六疋。渠輩得回嚴昌。自然易辦矣。商蘭兩州
招納降附。可喜。若有益於國本。所不敢憚。供億之煩。所以夙夜辛勤。橫身
以當衆怨者。正欲節省用度。以濟大事。非敢靳吝財賦。當用而不用。以沮
將士之心也。孔明所謂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一舉一笑。足以激厲。生民
膏血。豈塞妄得乎。賞不當於有功。猶輩金幣。以塞廬山之壑也。歸順之人

須當優假。何所愛乎。但向去事大。不知所用幾何。若涉大水。未知攸濟耳。
適領使撥買馬。以百運為限。亦得中數。乞罷招兵。尤為至論。本所宜敢望
賜。只得國事利。小人與有獲焉。方今之弊。不在兵少。孔明街亭之敗。歸而
減卒。兵責精不責多也。淮南之清。與米石之捷。其衆寡可驗矣。南北通使
和議必成。亦須一再往返耳。移書宣威。且議休息生靈之幸。某昨日因書
止。其再出。大暑如此。豈用兵時邪。征士征行。百姓發軔。皆是危事。師老銳
挫。若遇大敵。豈不可憂。此乃安危所係。用度不足言也。甚善甚善。姚帥年
來數奇。不可委以要地。更宜與宣威議之。因糧事不敢必。只得不至過當
足矣。張南軒集。答朱元晦書。杖受任上流。到郡恰一月。顧此地在今日
至重。豈謫陋所能勝。然亦不敢妄自菲薄。勉激昂期為遠計。第承積弊
之餘。綱紀委地。無一事不當整頓。今頗有條緒。邦人似相信愛。邊備深可
寒心。軍政極壞。今軍事在都統。財賦屬總司。所謂帥臣者。其所當為。要是
以團結民為本。使斯民皆有尊君親上報國疾餽之心。則以守固。以戰克
矣。此路民貧。悴尤甚他處。田多未墾。茅葦擗望。生失土策。于今幾年。義勇
民兵實多。強壯。但久不核其籍。且數年不教。其勢因循。見行整頓。此事。在
於人情亦似樂之。然其間曲折之宜。正須精密。乃可。帥司兵。但有神勁馬

步合千人騎軍共父所制也。方一新隊伍。嚴紀律。明節制。兵雖不多。要其規摹不可不立。荆鄂大軍屯營在此者。亦萬五千餘人。非復岳侯向日規模。近日曾喚來射。亦全不成次第。兵將輩見帥司治軍。似頗有愧色。前此其軍擾郡中百姓不可言。械務以信義開懷待之。而號令則不可少犯。頗肅然無敢干者。襄陽去此平原四百餘里耳。然向來虜不曾出此者。以糧運費力之故。顧此亦何足恃。但此間乃吳蜀腰領。自襄陽至此。要當以死守之。往年劉信叔號名將。張安國素豪俊。然為帥時。才聞邊上少警。便倉皇要為移治江北之計。此乃大繆。不知縱虜使至此。更有甚世界。此皆不知義。亦不知勢也。械孤危之蹤。獨荷主上照見。使為此來。然寔不敢自保其久乎此。惟是深懼一日必葺之義。思効萬分。而獨力更無人相助。欲碎一二官屬。未得知得與否耳。范伯達春田文字。前日來時。遍尋不見。輒更求一本。及兄有可損益於其間者。併願聞之甚望。又荅朱元晦。仁風義氣。想已周浹四境。重稅厚供。想已考究本末。備見求牧與負。固當然也。械於此有所見。亦不敢以隱。但亦精審而後發耳。辰沅等五郡刀弩手事。近歲為誕謗觀望者所害。此列上為久遠計。諸司皆恐未合時論。雖知其是有不敢聯銜者。不免徑自以聞。使蒙開可。明主可為忠言。士大夫往往負

之耳。如荅引會子上供。皆目前大利害。見考究以次陳也。惟是孤蹤。不獲自保。然一日必葺之義。不敢少墮耳。義勇事屢承問及。共父向來在此。入奏謂義勇武藝勝大軍。緩急可調發。械實未見其然。然其人多壯強。倉卒足為荆渚之衛。以壯上流。平時可以捕察盜賊。此則然耳。共父御此輩。未免姑息。如先役一事。極害事。後來至縣道無人可差。役中下以下戶。反受深害。今亦修正其事。又縣道不能節度。豈有是理。亦明示節制。使知縣而不往。則去之可耳。比有總首徑申本司保明。差一部將。不經縣道。不免懲治。使知循序。此最要務也。然義勇尋常多有所患苦。如率斂等事。一切禁止。所以卹之者。固不可不盡。而於節制則不可不明耳。若今冬聚教。械未以罪去。當更一二整頓之。但忠武將極難得。亦是近年以來。進退在近習之門。所取皆誕謗之輩。壞得人才狼狽。極可慮耳。所諭傳聞之說。甚皇恐。不知何以得此。連日循省。緣初到時。承縱盜之後。不免重賞。連獲江湖間積年殺人之賊。以正典刑。又有一賀之美者。乃一路囊橐渠魁。六七年來。激茶客為盜。誤官軍使敗。且假盜以報冤。用此致家貲累鉅萬。一路之人怨毒之。果畏之甚如虎狼。不免逮捕按誅。徙其妻子。盡沒其貲。歸之有司。而不有之。併按治憲司大吏。向來受賂故縱者。今年茶客盡循約束。無一

永樂大典

卷八四一四

夫敢持兵行於途者此一事之力為多恐或者便以為嗜殺耳近數月以來既幸無新盜而舊盜已多得亦無所用刑矣但昔人哀矜勿喜之意每切味之要須使此氣味無間斷耳尚氣之言亦每防有主張過當處亦不敢不聞而警之也近按一二郡守素來凶險事極披猖不得而已異時恐亦不在祝大任之下因思諸葛忠武李平康立之事固是公道然亦由德威感人之深乃能致然每使人愧昔賢耳曹彥約昌谷集己卯上廟堂書竊見虜寇侵邊諸城被圍平地百姓坐受剝掠中外洶洶恐有窺江之謀愚竊以為不足憂也因默強聞本無遠略乘輒退師之後肆衝突以示餘勇驅河南之民以為簽軍無復有粘罕兀朮人物水潦既降馬無長技嘆氣將劬弓無勁力不有敢劔必有內難謂之不足憂信而有證然而治內者當有規模事外者當審施設古人於此二事載在方冊與治同道治如反掌與亂同事亂亦如之不觀天下大勢而獨幸虜寇之退師忽有強敵起於旁鋤梃弄於中左支右吾力不暇給本朝之虜不止於金虜而已也自古君臣同德輔佐同謀國生者有成說奔走者有定讞然後事無不成焉無不就自開禧用兵以來迷失此意疆場之事不得盡至榻前關外之人不得盡聞廟議上以籠絡之術行其私下以苟簡之意逃其責甚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九

至兵無主將而散郡守兵已出界而方建宣威而造命之本誤矣自古中書之務貴在清簡操略所以御詳居靜所以制動元首叢脞萬事皆墮自開禧用兵以來調發一項人馬至催劄十數驅磨一件逆角至里牌三五命令不堅決而持守易變賞罰不信必而奉行無準甚至庾牌太多未先失墜調發大遷多至叛亡而造命之本紊矣自古用兵之法必須關外先有事權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非欲其跋扈也威不重則不足以服人權不一則不足以出令又須有財物可以動衆有官爵可以賞功聖賢審度事情立說如此必有所見開禧雖立宣聞實無事權名為招撫者或得以抗衛名為節制者或得以侵官微而偏裨皆得以直達小而州縣皆得以借言用揣摩之小數而欲求度外之功拘聞暇之常文而欲制難料之變至於軍前支犒皆仰給於總所臨陣喝轉皆見沮於有司用事者欣然有得謂足以關防控馭不知俊傑之士豈肯受制事掣其肘時失其機或觀望以謀奪其位或傾險以陰沮其謀而有志者不肯任事矣自古用兵之時必須州縣先有事力故祖宗之財其根本在州縣非縱其自營也外寇者當防內難有軍事者當固民心調發者必有激賞經過者必有奉食事勢當然無可疑者開禧以前州縣儲蓄素厚尚可支吾及至國用司

一立。專以剋刑為能。有一孔之利者。無不攫取。有累政之積者。無不起解。民間受害。尤難殫數。聚兵不得其所。而徒費調運。積弊不消其源。而徒因。科提。鹽災之所以屢變。舟車之所以不通。用事者但見所入稍多。謂足以補助經費。不知州縣之間。所至窘束。田野之民。無不貧悴。有危邦之陋風。無太平之盛觀。給度牒則擾及僧道。給鹽鈔則擾及商賈。而有志者不能措手矣。自古塞不可以敵衆。精不可以敵強。兵以衆而為強。以寡而為弱。非謂帶甲之夫。皆欲其出戰。風寒之地。必欲其盡護也。城郭之兵。恃險以為固。其兵宜寡。平地之兵。恃人以為險。其兵宜衆。是故善用兵者。立重在於腹心。分輕兵於邊徼。明斥候以守關隘。倚民以護鄉井。卒有緩急。則當輕重以高。策應。卒有挽敗。則必守家計以俟後舉。小捷不足以為喜。小挫不足以為辱。開禧嘗試用兵。不習武事。置御前諸軍於邊徼。不圖進取。縱虜騎驅馳於腹心。不思次勝。守關隘無慮數百處。不問緩急。遣戍役不滿數百卒。所至潰散。方且調禁卒於諸郡。取弓手於諸邑。論其人則未免為合。作於外則徒見張皇。及至光澤受圍。則兩淮持手。襄安城守。則京湖痛心。置赤子於度外。皇恤蹂躪。稱所寨為萬功。止同剽掠。每見捷報。令人媿慙。設伏者不過百人。斬首者不過三級。生擒一名。使稱萬戶。馭子一頭。

水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四

便稱番馬。解圍之音日聞。而虜騎不退。報捷之捷日上。而境土不闢。所幸虜無謀耳。萬一稍識兵機。陰行詭道。或多方以相誤。或聲東以擊西。指偽師以綴諸城。幸統銳以追江游。而吾國奔命矣。自古教民而後用之。不教者謂之殃民。所謂教之者。非特行陣進止之法也。怯者常有以激其勇。勇者常有以養其氣。明爵賞之可慕。而息其剽掠之風。察衣食之不闕。而銷其飢寒之慮。然後正階級以定其分。示奸惡以觀其智。將必使之知兵。兵必使之愛將。以此眾戰。始可集事。開禧冒昧用兵。不知兵法。取泗州。上表未已。旋復陷沒。取和尚原。奏功未報。旋復失利。宿州未得。已有靈壁之敗。唐州未至。已有三交河之餒。兵不素教。將不素練。無塞井夷竈之法。而逸相蹂躪。無曳柴偽遁之謀。而甘受鋒鏑。一夫不得以相加。匹馬不得以運。而吾國大震矣。自古用兵。當明本意。必有以服人心。乃可以合天理。有安民和衆之志。而後有軍食壺漿之迎。有禁暴除亂之謀。而後有東征西怨之事。痛惟國家南渡。九十餘年。陷中原於腥羶之地。往時河南北之民。聞本朝有恢復之意。莫不延頸企踵。以為禮義之國。可以衽席我也。自開禧用兵之時。本意不存。使忠義之人。結怨於對境。已不足厭服其心。及交鋒之際。諸將素無紀律。縱殺戮以訖威武。肆剽掠以代賞犒。蓋及降附。謀

稱巷戰。誅及實化。名曰搜山。兩河之心。視官軍有若寇盜。十年以後。怨官軍猶入骨髓。致使簽軍之策得行。而歸順之意不決。無亡之虞。猶足以動萬里之衆。而規恢之本意誤矣。自古舉軍國大事。必須先塞律門。大開公道。忠謹者未必皆合理。不失為正論。諛說者未必無寸長。不失為姦計。在乎上之人。勤於政而敏於事。極其淑而別其愚。則忠謹者日得進見。而諛說者自然退聽矣。當開禧用兵之初。已知有債帥之弊。用事者聞其名而惡之。痛自洗濯。或拔之於卒伍之中。或起之於閑廢之地。舉朝相賀。使謂得人。不知律門未塞。公論未伸。善結託者雖無功而安。不善結託者雖有功而懼。無債帥之名。而實有債帥之實。故詐冒奏功者。往往得志。其實用命者。紛紛得罪。而諸將之志怠矣。自古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間探之所以明。非特重賞以使之也。參之以聖智行之。以仁義自我而往者。必思有以考其實。自彼而來者。必思有以察其情。推赤心以用其豪傑。厚衣食以養其輩行。又時縱一二以疑之。使彼之情偽所在。有不得而掩者。開禧以前。聘使交修。囊隙未見。虜人情偽。或不可以測知。開禧以後。通行無壅。或當陣被擒者。乃大將之子。或受命出戰者。乃中原之人。虜已失其巢穴。不能守其命令。間探之不明。厥咎誰執。彼吝於用財者。固不得以逃其責。而反問之不得行。必有以分其責者也。捕姦細於疑似之間。處姦細於必死之地。一經削髮。則首領不可保。一經刺舌。則寃苦不得伸。彼方且以計而誤之。此復中其計而殺之。使失身虜境者無運期。俛首奴婢者不南嚮。而間探不明矣。自古招降納叛。皆足以破賊。因其人而用之。其効最速。然非如中國之人可以專用也。正兵一萬。可以用三千。正兵一千。可以用三百。立正軍以為家計。用降叛以為先鋒。雖山東河北忠義之人。久隔聖化。亦必處置得宜。表裏相參。然後侮慢之心不作。節制之令得行。開禧用兵之時。僅得一納合道僧。不能使之招誘族類。肆行反間。已往之失。不復再議。近歲招納忠義。尤更踈略。始欲借其威力。收復州縣。又乃引入內地。付以邊陲。及至囊隙已成。兵已血刃。外雖有委任之名。內實有騎虎之勢。幸而成事。猶恐其驚。不幸而不成。猶恐其怨。彼誠豪傑忠義。固不如此。而中外之人。上自士大夫。下至閭閻百姓。莫不私語妄議者。則以正軍之軍塞。而將帥之不得其人也。如此等類。不可悉數。姑舉其大略言之。則開禧之事。可以深鑒矣。澶淵之役。人知其必勝。燕山之議。人知其必敗。稽之往事。致之人謀。觀天時而察變異。明如契券。更化以來。餘習未殄。凡所以治內事外之具。少所商確。而徒畏虜寇之驟。至幸虜寇之少退。不知國家氣血。

已汗下於開禧之日。而疾疫未除。復汗下於三年之間。兵日以困。財日以匱。士大夫日不任事。而百姓日有怨言。不開心見誠。不改絃易轍。不盡悟前失。不痛掃宿弊。猶欲陰轉而容移之。必有不及事之悔矣。盜賊將起。水旱將作。兵連禍結。將不可支。假使盡却虜寇。不留一騎。秋高必至。不可以罷戍守。假使宿毫歸疆。唐郵聽命。糧運益急。不可以寬力役。以至盡取汴洛。傳檄齊魯。舉河南之地。悉上版圖。則守河之計。又有不可勝言者。不思攷古道不刊之說。而徒權輕重於虜騎進退之間。善謀國者不當如此。其本區區書生。屢蒙朝廷器使。得專方面。廉稍以多。無所補報。當時事如此。乃以衰病疲舊。又當求去。有懷不盡。實取未安。心志凋喪。文理冗謬。平生所聞。舉見於此。若其他小小節目。未暇盡舉。伏惟察其情。而赦其愚。幸甚幸甚。方秋產集。與趙端明書。某惟邊圉多難。所在騷動。獨我東鄙。屹然泰山。而四維之上。嘉乃勳。騰渥殊特。進班端殿。建號大相。所以昭異數。勸蓋且也。茲者消辰顯拜。為目瞻儀。惟某受知門墻。不同餘子。故其忻喜之情。與眾一。而其忠愛之意。與眾殊。若曰道古今。譽盛德。以為賓贊之賀而已者。則人能言之。何待於某。區區愚鄙。敢誦所聞。則其所謂賀者。亦固異於睚眦而獻笑。咕囁而貢說者矣。蓋某以為公府之開相。於今且五年。雖

宋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五

公相之為始終如一日。而坐久則神怠。立久則精疲。亦人情之常也。而一欠伸。而精神固已大異矣。然則今茲之命。豈非公相起而欠伸之日乎。一念之發。群動皆新。此固其機也。故某之所欲為公相言者。曰伏忠義。曰正體統。曰明紀律。曰重選辟。夫物必有所伏。熊虎仗爪牙。鸞鵠仗羽翮。魚仗水龍仗雲。一日而失所伏。則狐兔狎之。螻蟻唾之矣。至於人之所伏者。何幾曰惟有忠義而已耳。然則捨忠義之外。非所伏也。其惟先忠肅公。越暨我公。相勲在社稷。名在華夷。對越上天。同一忠義。而公相又親冒矢石。出入兵間。身被十數創。蓋幾危者數矣。其負名譽。享顯榮。表豈因人。而成賞祿。至此者哉。是固無假乎梁楚之游揚。蕭朱之援引也。而跡其迹觀之。則王印也。而紳交於外。相戚吮也。而通譜於內。烟有保薄之使。而塵滓六符之來者。則或恐失其心。有裨版之夫。而汚辱五侯之第者。則或謂藉其力。此豈簾視壁聽。而借為效。街談巷說。而詭為忠。豈真有關於損益之數哉。公相固其來而納之。就其求而役之。要亦不過古名將遺賂中朝之意。固非伏此數人者。以為助也。然而不可不謹焉。蓋王右軍抱經濟具。謝安石一流人也。惟其托於字。故字足以揜其學。本朝文與可妙楚辭。當無遜於陳貴張晁矣。惟其托於畫。足以揜其文。一大吹形。百大吹聲。或者不知其謂公

永樂大典

卷八四二四

相所仗者王即也。成晚也。相府也。則平生光明倚仗之功。適為所掣耳。可不惜哉。是則前日密賜之御劄。草茅者猶未敢以為然。而况其他乎。某之所願。仗忠義者此也。夫舉一路之兵而制之。以裨臣。蓋下至衆而上至寡也。所恃以維持之者。體統而已耳。故名分所以守此體統者也。儀文所以彰此體統者也。禮云。禮云。文具云乎哉。劉濟以司徒為幽州。至於紅帕首。鞞袴握刀。俯立道左。以迎天子之使。而今之將帥。待制使如僚友。視制府如家庭。往往便衣驟謁於後堂。腰與徑達於聽事。歲時節序。盃酒招邀。驅車過之。何啻僭等。非不知艱難之際。不同常時。欲得其心。姑與無間。然此曾何所知識。儼然自尊如此。則制相豈不懼乎哉。或者徒見逆李庭參。許國瑞。文山陽之變。芽孽於茲。故遂指為覆車。謂不可以虛文批實禍。而不知逆李之反。狀固已久矣。邀節鉞。則節鉞邀錢帛。則錢帛。其無紀綱。莫甚焉。向使正體統以防微。寧復至是。祖宗時。武臣莫尊於三衛。見執政必橫挺庭趨。肅揖而退。蓋以鳥等威。不如此。則不足以相制云耳。今端明執政之寧。可復如前日之陵夷乎。况夫交際之間。密通者情親。疎遠者分隔。情親則狎。分隔則睽。此其勢然也。今公相之於莫府。目不過一見。見不過數刻。而諸將出入無禁。啟處不時。凡百軍謀。獨與參決。而所謂莫府者。僉文書於已行數日之後。揣事情於茫然不知之時。誠知莫府庸庸。無足以稱使令者。然而體統則不若是。諸葛武侯所與謀者。法孝直輩耳。關張之徒。不得而與也。裴晉公所與謀者。韓昌黎耳。趙武古通之徒。不得而與也。莫府之庸庸足擇而易之而已矣。因噎而廢食。懲羹而吹釜。則亦安用莫府為哉。天長移治之匆匆。淮西招軍之擾擾。不知誰為畫此謀者。某之所願。正體統者此也。彼天長淮西之事。道路議之。廟堂議之。蓋至今公相代為此三數人者。受謗也。則亦諸將無紀律故耳。今舉天下之軍。無紀律矣。獨公相威望隱然。軍行整肅。而安得結輩數十公。參錯於麾下。以備一旦之指呼哉。去春從士卒之顏行。地行邊鄙。軍次宣化。有取民穀以飼馬者。立斬之。雖揚干之僕不卹也。而諸將則不然。所過驛驛。甚於寇敵。古語有之。賊未猶可。官軍殺我。昔聞此謠。今見此若。是可不高之哀痛歟。某嘗記前年出城南門。有數兵負芻與半道者。前呵者曰。制幹也。兵曰。何物制幹。此趙侍郎馬芻也。時適相值於吊橋。進退不能。而數兵者。盛氣直前。橋墜焉。有一兵倚芻道旁立。呼而勞之。准交百而起。從者擒不遜者。得三卒。諭之曰。爾軍人也。我制幹也。制幹之與軍人。自有統攝。爾猶敢爾。如百姓何。榜之百。軍士環觀如堵。嗟服而散。繇此小小者觀之。則知使此曹有紀律。本

無難事。賞罰公而已矣。道傍立者本何足賞而欲示罰於彼。則不得不償實於此。是亦一機括也。聞軍中捷罰。未嘗有輕貸者。然而非營運折閱。則陪納不足者耳。不聞有折逆旅七者。即斬以徇。如高崇文者。不聞有軍行露宿旦朝與民家掃門而去。如岳飛者。是不特縱之為暴。而驅之為暴矣。故據其室。則子女其子女。過其虛。則雞犬其雞犬。此明以官軍而忍喝者也。語音不辨而行者。獸奔衣裝可疑。而居者為散。此假以賊兵而剽奪者也。自荆襄回者。則斷腕取金。自天長歸者。則放兵大掠。自淮西來者。則郡邑戒嚴。雖平居自詭嚴於持軍。而近至通川。亦未免秦圍一空。草木皆盡矣。諸將徒知以此市恩。而不知以此買禍。他日手滑無厭及我矣。雖欲禁止之得乎。某之所謂明紀律者。此也。制相號小朝廷。以其為人材所聚焉耳。戎書辟士。謂當朝取一人拔其尤。莫取一人拔其尤。羅而致之。以塞此府可也。而運籌帷幄。載筆旌麾。乃無大挫人意者。蓋人材品目。色色不同。有如象犀珠玉。雖不適用。而可為寶者。有如椶櫚豫章。雖多節目。而可隆棟者。有如烏喙野葛。雖有甚毒。而可代病者。是必有一取焉。未聞無謂而見收者也。今莫府何所。而名麗丹書。有不得調者。則借以為捷徑。相議何事。而號為販夫。人所不齒者。則據以為專術。今日一計議矣。明日又一

水滸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二十四

計議也。而美取於莫謀。今日一兼命矣。明日又一兼命也。而美取於檄筆外。而郡守倖下。而州縣官。則又有甚焉者。起廢分符。而專事囊橐。得無倚卿曲之私乎。兼幕題輿。而不識府寺。得無怙即第之援乎。風寒之邑。胡為寄之駿子。濱淮之縣。胡為易之鄙夫。此殆有不可曉者矣。甚者不特衆人不知其姓名。雖公相亦不知其姓名也。揆一緣故。則不俄焉。而曹掾矣。不特衆人不觀其面目。雖公相亦不觀其面目也。寄一書信。則不俄焉。而屬吏矣。故有罪者指為逋逃之主。而國法廢。有服者占為起復之地。而人倫滅。竊聞近者有以登進士第。冒昧圖起復。而公相亦辟之。夫口誦聖人之言。身為市人之行。一至於此。門牆亦安取斯之人也。而忍其親。則亦何往而不忍於公相。夫金革之事。無辟者。君國逼之。有不得已焉可也。而我國求之。謂非名教之罪人歟。且古者以辟置而取重。曰是嘗為藩府之所推擇也。今者以辟置而取輕。曰是蓋與其廝役為嘗僚也。夫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公相既列之王官矣。則凡仕於此者。可不謂之同官乎。吁。可數已。某之所願重選辟者。此也。伏惟公相一江之屏蔽。係焉。一道之生靈。係焉。其負荷至不輕也。今城池信高深矣。器甲信犀利矣。誠能仗忠義。則敵名大。正體統。則名分嚴。明紀律。則軍政修。重選辟。則人材出。而老熊當道。

之勢。猛虎在山之威。真足以壯長淮而衛中國。幻奴自此當不敢近趙邊矣。某不勝晉粵之罪。願疏其云云。代駢四僮六之慶積者如此。公相不以書生為不武。而加裁擇焉。則繼此以進。某何敢自愛。惟公相容之而已。李忠定公集鬱林與吳元中別幅。論高祖元武甚善。頃嘗作序進三帝錄。及其棟梁護錄去。并所著郡縣封建方鎮三篇同往。雖不成文。取其意可也。願勿以示人。及建明募兵劄子。亦可以見當時措置募兵。及所以養之大弊。然此所募兵。正欲置營房於河北京東西陝西更番以衛行在。當時行在絕無兵也。帥要兵如大名四軍止萬人耳。傳為十萬則大過。當時立額園有多處。然不過招填不足。似未為害。孰若全不招而無兵以戢守。併與其地與民而棄之耶。兵貴精不貴多。至論也。有兵又須訓練。得帥以馭之。乃為精兵。猶之有材料。又得巧匠以用之。乃可建大廈。有材料而無巧匠。則拙。有巧匠而無材料。則是無麵而造食也。夫當時可投之機會。最為可惜。至於養兵之費。竊謂朝廷歲漕東南米六百萬餘石。及上供財帛等。正以養兵及六宮宗室百官之奉。祭祀賓客賞賚之用。又權天下茶鹽之利。以供非泛之費。今此等用度絕省矣。若均節之。則不患無財。豈專恃募民助國哉。然此乃建炎初事。今地益蹙。民益困。江湖運道不通。則非徒無

自得兵財。真可患矣。唐之方鎮。唯河北三鎮許之世襲。蓋有為而然。餘路則否。建炎初下令以河北河東封能守者。聽其世襲。而沿河江淮置帥。要但假之以權。使之治兵。非世襲也。略倣唐制。然此亦建炎初事。今之證候又不同矣。三等之說固善。其誰行之。觀沿江置制置使。而淮南未聞。大槩可見。不知夫淮南則江以南可保乎。東晉能保江左。以有淮南。後唐遷於豫章。正以失淮南之故。其利害甚明。至於倚關中以復河北。在今日誠為渺茫。天意難測。會有時耳。蔡定齋集上虞樞密書。某嘗聞言有切於事。衆人以為迂。而君子以為必然。不可不察也。世之言治者。不過曰富國也。強兵也。言之則美。而可聽。聽之則樂。而忘倦。為是說者。追時好。取世資而已。求以富國。國未必富。而民且貧。求以強兵。兵未必強。而國愈弱。利不一。二害將十百。不知究其本。而從事於其末。去治愈遠矣。有人焉。以仁義之說。而告其君。非唯君之不信。衆必相聚而笑之。曰。是書生而常談也。是迂儒之高論也。幸其君之不信。而得以申己之說。此言之所以不行。而王政之所以不可復見也。漢之文景。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唐之正觀之治。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非仁義之效。而何是三君者。固未純於王道。而其治已章章如此。孰謂仁義不可以致治乎。議者必曰。漢唐之時。海

內為一。天下無事。日引月長。庶幾有成。今日之勢。似非昔比。疆土未復也。陵寢未脩也。九重之上。為非齊禮。皇皇馬思中興之治。且暮而冀之。今秋責成效於數十年之後。是猶指來歲之粟以療飢。亦已晚矣。夫國之強弱。不在於地之廣狹。而在於民之安危。湯以七十里興。文王以百里起。徐偃王不足道也。一行仁義。而歸之者三十六國。而況今日乎。今日之地方數千里。中原之土皆吾境也。中原之民皆吾赤子也。其思宋之心未艾也。苟行王政。則將于子然。稚負其子而至矣。不此之務。必欲持富國強兵之說。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中原可復。如是而敵人可賓。此說一行。未見其效。而民已告斃矣。借如其說。是欲舉天下之大而決於一戰。以僥倖萬一。豈不殆哉。今人有千金之產。為有力者。攘其半。必將奮袂而與之爭。爭必不勝。而力愈困矣。苟若保其所有。日積月累。費用既饒。坐待敵人之弱而取之。不唯已失復得。敵人之貧。庸詎知其不為我有乎。噫。此萬全之策也。昧者不知。而汲汲於目前之利。此某所以痛惜者也。為今日之計。莫若節浮費。省冗官。減無名之征。以結民心。汰無用之卒。而練軍實。勸農桑。而抑末作。示敦朴。以振頹風。凡立政用人。發號施令。一本於仁義。廟堂之上。勤勤而行之。守之以專。持之以久。未數年間。當有成効。雖不來

以富國。而天下有餘。不求以強兵。而天下無敵矣。此必然之理。必至之勢也。恭惟閣下。以王佐之才。為聖人之偶。所以輔相吾君者。皆仁義之道。尚何待於言哉。某也。蒲陽一鄙夫。竊者天子親策于廷。蓋嘗以是說而獻之天子矣。今復以告閣下。雖其言迂。而區區之心。實欲以禹湯文武望吾君。以伊傅周召而期於閣下。閣下不以為迂。而忽之。某將有深於此者。次第而進之。陳默堂先生。亦皇帝書代阮粹孟作。臣生長東南。以儒為業。聞嘗學兵。自太公司馬孫吳之書。擊刺行陣。生作進退之法。與夫歷代謀臣猛將。奇正相生。虛實相形。合散無常。變化莫測。戰勝攻取。謹守豫備之術。以至陰陽卜筮。天星地志。占射厭禳。異端曲學之說。凡支離而不合。交絡而難通者。實無所不觀。亦無所不知。蓋自堯舜夏商周秦漢以來。迄于五代之間。所以得失成敗。安危治亂之迹。如春秋史籍之所著見者。以臣所知。揆之。如辨白黑。如數一二。如駕輕車。馳駟馬。而行於四通五達之衢。唯意所適。無不快者。又嘗以謂古今殊時。利害相絕。故當世之務。尤不可不講。於是本之天時。驗以物理。辨風氣之所宜。察南北之異習。相山川之險易。稽人情之思致。較天性之能不。別民力之勇怯。究習俗之向背。度夷狄之從違。如是者。蓋有年。反而自觀。亦以觀世。胷中之所既得者。了無可

永樂大典

卷八四一四

疑矣。而未有能發之者。方少年時。志氣激昂。過自標置。誠有所負。而臣所居邈在閩海之際。爰自勝衣。以至今日。游詠太平和氣之中。耳不聞鉦鼓之聲。目不覩旌旗之色。雖欲自效。其道無由。是以泯默退處。自同寒蟬。若有所待。不自知其愚不肖。不足以為當世用也。去年以臣老親之命。得臣求試禮部。謂縱罷黜。例當得官。臣以家貧。急於祿養。聞闕速來。至會稽。遇故人為守將。留臣逾月。是時睦寇方跳梁於山谷之間。或謂不旬日當就擒。戮實無足慮。臣獨言。甕牖繩樞之子。一旦猖獗。聚徒萬計。安得不慮。或者笑之。臣已而以心語口曰。是難與他人計者。當囊書北去。言之君父。庶幾有一達焉。其過不過。雖死無悔。及臣來京師。試於禮部。不偶。幸與廷對。復處下第。又自以謂古者功名之士。必其資可以當貴。今臣命窮如此。借使其術不疎。亦必無補於事。以是亟欲南歸。又念臣親年八十。臣今既歸。勢不可遠去。膝下。遂將老死巖穴。而平生所志。終不能少摠一二。以報陛下天地覆育之恩。願欲與麋鹿相為春秋。草木同歸於盡。何果於自棄之甚也。於是洗心易慮。遺書曩時所得者。為兵說十篇。雖辭意儂淺。計策無取。打腔長鳴。自其真性。非自欺以欺陛下者比也。敢獻之闕下。惟陛下留神而幸察焉。臣聞趙括讀其父書。至其論兵。雖者不能以口舌難也。然

永樂大典卷八四一四

二十七

無救於長平之敗。孫臏吳起。各有著述。考其所言。曠允精密。而屢有敵國之辱。由是觀之。言之不足信也。固矣。故霍去病曰。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法。表言之而善。如二子者。尚不足信。况如且十篇之說。言不能達其心。文不能究其言。亦何足道。又况草竊未誅。上自朝廷。下至布衣。章帶之士。奇謀碩畫。日陳於黼座之側。蓋必有瑰偉絕特之論。過如且萬萬者。方斯時也。待其狂瞽欲以上動冕旒之聽。臣固知其難矣。雖然。漢之所以定三秦。擒項羽者。韓信之策也。蜀之所以制孫權。取劉璋者。諸葛孔明之策也。是皆立談之頃。遂定大計。卒如其說。使言皆不足信。又焉有此。表言豈可。以一舉論哉。唯真知兵者。為能言。唯善聽言者。為能用耳。今臣區區之志。欲以自見。非適為利。文雖不工。志或可取。陛下幸聽臣言。以為不欺。置之用兵之地。使臣有所依附。時出智畧。以裨主帥。或能為陛下安反側之心。收散亡之卒。使逆賊腹心內潰。黨援外離。割裂糜潰。卒於無以自植。臣於是蓋不能無分毫之助矣。干冒雷霆。罪當萬死。謹繕寫兵說十篇。并書一通。投進。臣不勝俯伏戰懼待命之至。馮縉雲先生集上岳相公書。虜人敗盟。五月間渡大河。徑趨長安。六月初叩鳳翔石壁堡。其意直欲俯拾四川口也。成非復前數年之比。自吳侯不幸之後。分七略盡。今者倉卒調發。使

遷舊處。暑中遷徙。人豈樂從。又去年移居。猶未定帖。今復搖動。必失軍心。縱其統帥制馭有方。莫敢不來。猶恐中路散亡。比到舊關。十無四五。昨者朝廷新除諸帥。只在關上。不敢赴官。五路之兵。已復為虜人所有。而胡宣撫雖致命許國。然軍旅之事。素非所習。川蜀之在今冬。彼有必取之勢。我有必敗之象。朝廷自渡江以來。十餘年間。虜人竭力相圖。終不得志者。蓋相公及一二大將為長江重鎮。而兵侯一軍作上流屏障。勢如柱石。相扶首尾。相應設使此虜今冬遂得川蜀。控帶上流。俯視吳楚。是猶一柱已摧。而餘柱皆側。其首已斷。其尾可知。不謂相公及一二大將必賴川蜀以為強雄。論其形勢自然如此。此社稷存亡之大憂也。凡數大軍。獨相公一軍前當其衝。然則今日川蜀之事。即相公之事耳。與其形迫勢蹙。仰而拒之於荆楚之間。孰若長計遠算。兼而擲之於數千里之外。以相公之威望。虜人素所畏服。若能以數萬之衆。徑趨商虢。使必聞聲股慄。望風破膽。豈徒保衛川蜀。必能據有關陝。蓋虜之敢冒大暑交鋒刃者。直謂川口無備。意欲直造成都。如入無人之境。今相公大張聲勢。直以銳師衝其腰膺。虜人倉皇出於意外。氣奪神駭。有必敗之勢。五路之衆。及南北山潰散軍伍。方其無所適從。心志未定。以相公素望臨之。摧敵之民。皆可為兵。招納叛亡。

永樂大典卷八千四百十四

百萬之衆。長嘯可集。人盡為用。則其勢百倍。吳侯舊軍分在秦州者。凡萬餘人。全軍不動。今在鳳翔。與敵相當。分在渭河者。惟親兵數千。隨主帥來。與鳳翔并力。其次稍稍歸附。及仙人關所存者。共有帶甲三萬以上。相公若出軍商虢。與之合并。則氣勢復全。猶病而復壯。老而復少。背劍門倚商嶺。西擗爭敵。有萬全之理。此虜窮凶極毒。反復變詐。不為人鬼所容。方今朝廷有勁旅三十萬。謀臣猛將。撫解扼腕。爭欲斃敵。虜方極其姦凶。必欲覆我宗社。於我邦家。朝廷之勢。不得與之俱存。出不得已。當一大舉而決之。是未必不為此虜滅亡之日。朝廷興復之辰也。自今至冬。尚餘數月。相公慷慨上章。據袂奮發。率先諸軍。首啟戎行。功業成於一時。名聲昭於無窮。其與日復一日。奄奄待盡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虜之本志。力圖川蜀。必遣餘兵。竊制江淮。若朝廷緣此。不肯分力以助川陝。止屬書生用其見。象以當大敵。則四川決非我有。四川一失。東南利害愈重。不待言而可知。昔王濬之破吳。楊素之破陳。李靖之破蕭銑。正用此勢。前事之明驗也。若謂東南大駕所在。如相公全軍不可暫輟。亦願具此利害。聞之朝廷。遣知兵大臣。陝西素所畏服者。於數大軍中。各分萬兵。輕裝疾馳。與川關見衆并力。庶幾依山阻險。足以翰蔽上流之地。少寬東南追蹙之憂。蓋思其上者。

不得。又思其次也。伏惟相公忠勇壯烈。柱石本朝。德望威名。夷夏充滿。古語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蓋言始之為易。中之為難。今日正當社稷安危存亡之機。成則家國俱榮。敗則前功俱廢。豈宜循常守舊。不一振發。以身任天下哉。某早賤暗劣。無用於世。但有區區憤激之心。日夜之所冀望。以專主庇民者。如相公之賢。獨一二數耳。故敢陳其狂愚。冒瀆嚴重。諒蒙推古人揀擇剪莠之心。少加裁納。天下幸甚。黃勉齋集與李貫之兵部書

國之成敗。不在乎兩陣相向之日。而在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間。今事勢至此。尚復逞其私意。而不自懲創。為之奈何。李金陵依違蓄縮。動失事機。安豐合肥踴躍奮厲。未知遠略。間欲為大舉深入之意。一切取辦於公。淮之忠義。此曹誠可用。不過能為盜賊之行。焚燒縣鎮。劫掠財物。正恐因此大夫中原之心耳。秋高馬肥。彼必傾國以來。驅淮北被害之民。皆欲報其深讎。政恐非忠義之人所能遏也。淳光之事。想亦知其詳。大抵殺傷亦相當。吾之敗軍殺將。為辱不少。今吾皆未得有可恃者。深足為慮也。翰失記。此來無可言者。非可巧開之日。只得汲汲自治。城壁見興築。邦人皆樂從。秋冬可辨。一旦足禦小寇之衝突耳。至此而後。知有國有家。有身有心。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緊要一着。只要信得。獨行得力耳。并馭想且留九江。敬子諸公必來相聚。深恨不得周旋其間。聽教誨也。此間亦有十數士友相從。大抵皆故人之子弟。有揚志仁識。趨端正。方伯護之子。至父剛毅不苟。可為領袖。公事之暇。亦不落莫也。敬子頗有遠遊之興。此至九江。殊不遠。能與之乘興一來否。翰老矣。自此恐不復有相見之日。且是相去遠。未必可以通問。百懷非紙筆所能述。旦夕又當顯介承候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枝官檢討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陳棟

園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蘇世德